



双眼池

张家潭： “叔侄尚书” 传佳话

□吴雅儿 文/摄

海曙区古林镇，有一个小村叫张家潭。千年前，鄞西平原碧波万顷，湖泊星罗棋布，有马湖、槎湖、广德湖等。张家潭就在广德湖之东、槎湖之西。明嘉靖年间，张家潭还出了两位尚书。

A 据张氏宗谱记载，南宋淳熙初年，张家始祖从临安迁徙到鄞县布政，这里有浩瀚的槎湖，因此，被乡人称为“槎湖张氏”。他们以耕读传家，文化乡里。据天一阁收藏的《槎湖张氏第六次重修宗谱》统计，自五世至十八世，科举考试中有进士、举人、武举、贡生共29人；自南宋至清末，张家有近百人在朝为官，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张时彻、张邦奇叔侄尚书。据《鄞县志》记载：历史上曾经把张氏出过叔侄尚书，誉为一大“衣冠幸事”。清代史学家万斯同在《西竹枝词》中写道：“张家潭水带长渠，万顷烟波绕屋庐；莫道乡间无俊物，此中曾出两尚书。”

张时彻（1500—1577）是两位尚书中的叔叔。字惟静，号东沙，他年少时，就以“经术行谊”称天下，可谓少年成名。20岁中举人，嘉靖二年（1523）进士及第，后任福建参政、云南按察使、四川巡抚等职。嘉靖三十三年，张时彻出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倭寇侵犯东南，他率领军民抗击倭寇，为抗倭保家国立下了不朽功勋。宦海沉浮，争斗激烈，张时彻为官不畏权贵，公正廉明。后来，却遭严嵩父子陷害，55岁便弃官回乡。他与范钦、屠大山志同道合，人称“东海三司马”。屠大山是范钦的亲家，范家大儿媳的父亲。现在，天一阁仍展览着三司马的图片。张时彻、屠大山和范钦一样，都遭遇官场不平而弃官。张时彻回故乡后，在美丽的东钱湖畔茂屿山，建了“茂屿山庄”。他们三位常在山庄吟诗作词，互相切磋，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《天一阁集》是范钦最主要的作品，书中有范钦写给张时彻诗文37首，写给屠大山诗文26首。

B 张时彻学识渊博，是鄞县史上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。他编纂了《宁波府志》、《定海县志》，著有《张司马集》、《芝园定集》、《东沙史论》、《四明风雅》等20余部流传后世。张尚书还是一位杰出医学家，他自幼体弱多病，对医药很感兴趣，他将治己病的药方以及他人所用之验方仔细研究，皆全部辑录收藏，汇集成一书，书名为《摄生众妙方》，并于嘉靖二十九年自为序出版。如今，这本售价850元人民币的妙方，在“亚马逊”仍有出售。同时，他还著有《急救良方》、《伤寒金镜录》、《摄生总论》等。

张时彻的侄儿张邦奇（1484—1544），字常甫，号甬川，“槎湖张氏”十一世孙。年长叔父张时彻16岁，因此自幼小叔以侄儿为师。张邦奇聪明过人，15岁作《易解》、《释国语》。明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中进士。正德十年（1515年），任湖广提学副使，在任上修缮了湖南的明山书院、岳麓书院等。后历官四川提学、福建提学、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等。嘉靖九年（1530）历职南京国子监祭酒、吏部右、左侍郎、代理尚书等职。1531年任南京吏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。

张邦奇品行高尚，在京城为官时，武定侯郭勋家人犯法，重金贿赂张尚书求宽恕，被他一口回绝。张尚书在任时，正逢明朝大宦官刘瑾玩弄权术独揽朝政，作威作福鱼肉百姓，许多官员都胆小怕事，曲意逢迎，而张邦奇却处事坦荡，刚正不阿。最后，铮铮铁骨却成了他长久不能升职的原因，直至嘉庆十八年，终于晋升为吏部尚书，后改任南京兵部尚书。此时，张邦奇已经50多岁。他满腹经纶，博学多才，著有《释国语》《大学传》《甬川史说》等十余部作品。张氏二位尚书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为历代宁波人所称颂。

C 白驹过隙，沧海桑地，昔日水波涟漪的槎湖早已无影踪，至今村里只留长明堂、双眼池、双眼龙亭等遗址。当年，所建的尚书坊、进士坊、百岁荣恩坊等已荡然无存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村东还有一个停靠官船的埠头，岸边有一座石牌坊，高达10余米，沿着牌坊前往，可直达尚书第。曾经建于明初气势雄伟的张氏祠堂，上世纪70年代被拆除。

但在三支街与镇明路的交汇口，以前有个叫做“小尚书桥”的地名，因为这里曾有个“尚书坊”。据《鄞县通志·舆地志》记载：“嘉靖四十一年，左都御史鄢茂卿等为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而立。”镇明路扩建，发现牌坊被电力公司当作电线杆基座。后来月湖东岸拆迁时，牌坊迁移到了月湖公园镇明路边的绿树丛中。虽然这块石牌坊只剩下半边，但仍然纹理清晰，雕塑栩栩如生。以前，曾流传一句顺口溜“三支街口石牌坊，刻虎雕龙古迹藏”，说的就是月湖尚书坊。今天，尚书故里的遗迹已然不多，但让村民感到欣慰的是，“下伞桥”至今仍幸存。

那年，张时彻造福乡里，建造了“孝庵桥”和“下伞桥”。“孝庵桥”已销声匿迹，而“下伞桥”还在村西三里外的塘河上，桥长20米，两墩三孔，东西各有八级台阶。旧时，桥边建有直达布政的三里长廊，可遮雨蔽日。从前，“下伞桥”是水陆交通要道。现在，桥的西侧有了宽敞便捷的水泥桥，旧桥上已无行人。

万历五年，张时彻与世长辞，葬于古林张江岸村。他的墓园占地面积10多亩，墓道长达80余米。墓地松柏常青，前有牌楼，后有两列对称的八尊石像，威武庄严。如今墓园已成为工业园区，那里尚存两匹石马、一个文臣石像生，保存在工业园区附近的马路绿化带里。而张邦奇的墓道，建在横溪镇河头村小山上。当年在那个山脚下，有肃穆的牌坊群，墓道在半山腰，坐东朝西，又称“张府坟”，如今也无踪影。

尚书故里张家潭，过去的显赫与辉煌犹如过眼烟云，留下的是村人深深的怀念与敬仰。500多年来，两位尚书的故事一直在村里传颂。为了挖掘尚书遗存，弘扬历史文化，建一个尚书纪念馆，成了村民们美好的愿望。

2012年初，张家潭村委会不负众望开始筹建纪念馆。同年10月，在丹桂飘香日子里，投资150万元的尚书纪念馆、尚书公园在张家潭建成开馆，那里牌楼耸立，草地如茵。

在纪念馆里，“叔侄尚书”塑像威武肃穆，栩栩如生。“叔侄尚书”的故事将光照日月，千古传颂。



尚书公园的牌楼